

醒世一斑錄

一斑錄雜述五目錄

一斑錄雜述五

詩言不可誤解

中土三教並立吾儒已多敵國今且不止三教矣可勝歎哉繇異學興於中土來於異域皆謂人死有鬼造天堂地獄之說惑人也若知人死無鬼當必渙然冰釋有助之者曰異學之始亦皆有神聖開其端予奉儒教篤信人死無鬼但詩亦儒經也試思申甫嶽降豈非生有自來文王在上豈非逝有所爲而且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則又何必無鬼神之事人死無鬼其誰信之余聞之而笑且不勝其笑不得不與之辨曰古之作詩者每多形容推廣之語誇張文飾之詞蓋詩之體格不妨如是非若史

筆所記務從其實也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其旨不過謂地靈而生人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旨不過謂文王之德參天地亘古常昭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其旨不過謂上天應必有神聖主陰陽氣運之明命誦詩者均不可拘泥而自誤也若執其詞以爲說則有上帝應必有上界推之而凡民之鬼宜必有下界再推之而上界宜必有天堂下界宜必有陰司地獄亦必有輪迴再世之事異學皆藉此倡立邪說爲儒教之害而汝且尋儒書之疑義謬其解而爲之助也亦太甚矣若異域相傳其地昔有神聖之君者非若我華夏之神聖也祇是逞幻誕說虛無欺蚩蚩之氓使誤信神通尋爲歸附而已豈亦有奠山川平禍患建不朽之功正人倫興教化

致太平之治乎吾方惜域外民庶亦具人心而未嘗讀我儒書又不得耆儒碩彥與之啟迪蒙明性道以全人理不謂我儒家之子竟至棄所守而與之附和也夫異端邪說匪今斯今矣一闢於孟子再闢於昌黎並不能遏自唐而下如狂瀾之倒而余終望同人有助挽此頹靡也故不得不力申其辯

中秋步月

月至秋則愈潔中秋夜月人所同愛會偕友閒步門外誦秋光一半蠹桂兔十分圓句徜徉于大路過一節婦坊友曰是實可敬然亦有不可執一者人家生兒生女總爲一脈甥與孫實無差别與子重有後女子宜亦如是儻父母無子止生一女又爲人繼妻前

妻已有兒女而已無所生一朝夫死翁姑何害父母則慘然矣是則以再嫁爲宜守節爲過其餘守節與改嫁尙多兩可者不得槩以凱風相刺也余曰兩可事正多余家有舊僕幼爲父母賣來服役父母亡其兄不忍弟之淪於奴隸勉爲贖身去無何兄亦亡伊無倚念舊主恩仍來投靠此在余家爲忠僕在彼家爲不肖子亦未知於何爲是也忽有同步月者兩人前來方共論天地之理一謂先有天一謂先有月聞余等言卽正色曰婦人以守志爲大節男子以能忠爲知義豈容兩可余問先生何處來一曰我從來處來一曰我從無來處來余友駭絕拖余疾走避之曰此宋儒也我與爾今宵見鬼不祥孰甚然此殆篤信宋儒者耳豈卽鬼也

聖賢身教

隋龍門王通獻太平十二策於朝不用通因不仕或譖之時相楊素曰彼實慢公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若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　通學日益深弟子從之者日益衆賈瓊問何以息謗曰無辯問何以止怨曰不爭通嘗言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諡之曰文中子是眞能以身爲教者也

宜著之爲典則

人情怙過者多克己者少今人聞有議論其非必力爲爭辯殊不知我身實在行積無愆尙有以意氣相加者每甚見顏色而

自然消釋若我之行已無足服人而徒恃口與人爭辨爭愈力毁愈甚庸人類如是君子當返躬自省焉

聖賢必絕異學

唐太史令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夫能精究者尚不自信可見術數之眞不足信也　奕遇病不呼醫餌藥其亦知醫藥不過小補非眞能挽回定命者也

奕忿釋氏之左道惑衆嘗上書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而逃租賦僞啓三途天途色欲人途愛欲地途貪欲謬張六道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

禍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良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是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令匹配卽成十餘萬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敎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僕射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無君之敎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時朝廷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乃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庸猥麤穢者勒還

鄉里

後太宗朝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使立死復咒即生帝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勝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咒之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　又有婆羅門僧西域獻佛齒物莫能傷以之擊物則物必傷損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西方有金剛石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盍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宋哲宗時有范鎮者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淳旨坦夷

不言人過天下稱之曰范景仁司馬君實不敢有所軒輊

援儒入墨

佛教流入中國闢之者多信之者愈多然妄說輪迴守五戒修行人猶易惑若一念西土喇嘛活佛之行為其是非顯而易見人苟論理勢必并中國所行之佛敎亦不能盡信矣乃前明有諸生沈袾宏者以儒服儒冠而悞趨寂滅即以儒家筆墨造為偏倚之言淨土七筆勾等說俾佛與儒似不大悖謬而實則悖謬莫甚自此儒生之信之者尊而奉之稱為蓮池大師此非援儒而入於墨耶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或曰子以一人之見而欲違當世億萬人之見亦綦難矣余曰不然自古不信佛者已多即今天下之大不信

佛者亦安見其少況我儒家信佛而佛家凡爲和尚者豈有信佛者哉聞者愕然神定乃失笑曰子眞解人要言不凡

謬解至言

同人相聚縱談書理以及於鬼神或曰孔子言朝聞道夕死可矣似亦爲身後計蓋聞道則死可以成仙佛不聞道或死而入地獄也又無鬼論謂衣服無鬼然體物不遺安得謂衣服必無鬼乎余笑曰爾見理不精故信道不篤至謬解聖經以怙仙佛之非夫聞道死可謂生順死安無復遺恨體物不遺謂凡物皆有鬼神非謂鬼神可以離物而見人有鬼不能去其軀而見衣有鬼亦安能離其質而見多辯胡爲

仙佛之叛賊儒教也必先謂人死有鬼蓋謂有鬼則可造天堂地獄輪迴再世諸說使從之者以身後爲重則不得不以生前爲輕漸至捨身不惜以身飼犬彘而亦不惜於是顛倒倫常違拂君父風俗爲之壞盡故有志於學者必須先明人死無鬼則一切邪說無隙可乘斯正本清源之論也

陰陽雜書

唐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而爲之敘其敘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爲商武庾爲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爲宫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宫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

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阬卒（秦白起伐趙阬趙卒四十萬）未聞其犯三刑南陽貴士（漢光武家南陽帝鄉故多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壽夭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掌墓家）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辟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

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爲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

談相

五代時周元豹曾相唐明宗貴不可言及明宗爲帝欲召元豹詣闕廷臣趙鳳曰元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滅族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且厚賜金帛切念明宗爲五代令主乃識見若是夫元豹相人大貴不知凡幾明宗是所或中服其相之神矣其餘不中者動妄想懼大禍其能食元豹之肉乎況明宗大貴命稟於天先言之亦何益論理當正妖言惑衆之律

以誓其餘拜官爵賜金帛奚爲

推命

康熙間吳中有張某者以推算祿命之術游公卿間嘗許繆念齋形狀元及第丁未繆果捷大魁一時驚以爲神門外車騎塡委張亦自高聲價累致千金韓宗伯菼時猶貧士教授陋巷中不敢自往乃屬友人代問之張厲聲曰此人來歲當死遑問功名乎如此命吾不取一錢也韓聞之悵歎而已明年韓游太學遂中順天鄉試又明年癸丑中會狀聯元及第張遁去不知所之閒學常以語人也

命定於天

紀文達公之姪與其僕同生大家子弟富貴所本有後不永年其僕職居奴隸四十五十猶奔走使役遂共謂權衡輕重兩命適同此殆星命者之遁辭耳亦何足信余家先曾祖三女長次已嫁均有所不慊曾祖母因將幼女姻事獨主之一日偶至高烈婦眼光殿有少年入來覘其品貌卜日後必致貴顯詢家世即錢貢金鎏也即倩尼作伐嫁雍正五年後佐夫事父與繼母為媳亦頗不易及夫於雍正十三年中北榜祖姑歿已經年僅遺一女貢金即繼娶顧氏日後官至二品榮貴皆顧氏享之論者謂曾祖母一經目擊即識賢豪可云有眼然祖姑福薄無如之何是或可以信命

悞翾為翃

吾鄉顧氏載於越史志人物而繫以顧姓者實始於漢孝子顧翺其孝行見於西京雜記云翺會稽人漢初會稽太守在今蘇郡少失父父名賁史鑑作遺東甌王搖之孫內屬封馳義侯以功進封吳侯始居姑蘇橫山遷光福後弟赦坐國除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率子女躬自採擷更導水自種供養冢近太湖後湖中自生雕胡郎今之茭白郡縣曾表其閭舍同里顧蕉香恩亦其苗裔三十年前曾與同至府學見講堂匾額林立首列漢孝子顧翺是悞翺爲翱也恩即思籲請改正而力有不能今未知曾改正否姑誌之

朱子語錄

楊用修愼謂朱文公品評古人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而王阮亭居易錄亦謂朱子晦菴議論多偏讀灼艾集益信其言曰朱文

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違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道德文章夫文章可也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耶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共仰也乃極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以安石之姦邪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文忠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瘢不特此也秦檜之姦人皆欲食其肉者也乃稱其有骨力岳忠武之死人盡爲垂涕者也乃譏之爲橫漢儒董賈之流皆議其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則云匡衡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以至諸葛忠武侯則名其爲申韓陶靖節則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顚往來之書疊疊千言必使之不爲全人

而後已古人云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朱子語錄論人皆於無過中求有過者也

按程子頤朱子熹皆宋代名儒程子曾以方行慶禮事畢不欲弔司馬之喪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又既以釋氏爲非而入廟不背塑像坐朱子既講理學而重信風水之吉凶至令父母不合葬以邀地利二公之道詣高遠抑至此乎乃竟有議朱子者夫朱子名重當時後世讀書君子莫不奉爲師表卽有敢議其誰敢信余獨歎王荆公亦生宋世方其進用天下且冀二帝三王之治設但以其文章黼黻昇平卽有新法祇著之於書亦誰知其可行不可行者不謂得操國政使宋世重受其禍而天下

後世遂知其孰拘悮事也豈非安石之不幸哉

水銀殮屍

吹影編死者用水銀殮所費甚鉅且驗時情況甚慘江浙無有用之者山陝西富家間或行之有老漆工曾目覩其事云於人初絕時預備水銀數百觔用細竹管灌入其口塞其兩鼻兩耳及下部數人揉之頁从身軟拔去下部之塞則血穢與水銀錯雜而出又灌又塞又揉之如是數次身軟如綿視其手足指甲皆有水銀流出則遍身徧矣然軀殼僅存令其腹中空無一物亦孝子仁人所不忍也

凡物自無而有亦必自有而無自然之理也人之身亦無不然子

孫盡力盡勞以送先人之終自有常度若冀其屍之不朽不獨殄之也慘迫其後必有悔不速朽之日也可不謹之於始哉

雄黃燒酒殺人

雄黃能解蛇虺諸蟲之毒而其性亦烈用以愈疾多外治若服只可分釐之少亦不可衝燒酒飲也有表親錢某任少年意氣端午拇戰大飲雄黃燒酒少時腹痛如服砒信家衆悞認爲痧與痧藥使吞或且爲提㨉刮背百計治之有知之者曰雄黃性烈得燒酒而愈烈飲又太多是以爲患也急覓解法而人已斃矣志之以告不知戒者

矯誣聖賢

川滇荆楚之地爲諸葛武侯德化所及後世屢傳某地出一碑有文云云皆應時事末題武侯之名夫武侯出師表云凡事如此難可逆料斷非緣飾之詞豈千百年後之事反能逆料乎此必好事者爲之或謀不軌者用以煽惑人心也讀書君子凡事須有識見不惟此不可信卽隆中之對亦須量度其是非也

蜀漢舊瓦

成都貢院云是蜀漢宫基至公堂上蓋之瓦尚多舊物質堅凝細膩與銅雀臺瓦相似可以爲硯每塊縱横約各尺旁有小字云臣諸葛亮造素禁竊匿故士子出場亦必搜檢後因防範匪易於乾隆三十年時盡卸解京此川人趙壽吉伊家有瓦一片如是姑志

之以備攷核

巨珠

康熙二十七年懷寧縣民楊子育漁於陶鷺夾湖獲巨蚌剖之得大珠一顆如龍眼重六錢四分以非民間所宜留安慶巡撫江有良代爲咨送工部以進

元成宗九年賈胡獻寶珠議以六十萬錠酬其直而未果

古傳寶珠可以禦火災又云含於口可以不渴事俱未必眞人亦何事珍之太甚廣東求珠者入水每爲鯊魚吞噬後人以法鉤拖不令人命受沉淵之險然曷若勿求之爲得也

花實相因

一切草木實必有花惟百合御麥山藥頂花而旁實其餘花實多相麗也世有無花菓葉巨如葵氣臭實大如枇杷味雖甘而不足食細審之其實有收花處特花小而人不察耳世人心粗氣浮凡物類多悞認若銀杏雖似無花然細尋其踪尙有細如鍼頭者是收花之跡文廟殿場多銀杏近有見其開花似桐花而細

古今人多誤

螺中有蟹實本生成而云蟹入螺殼牛實有耳而云鼻聽兔實有雄而曰皆雌雷火有光即是電雷電實一物古或分爲二　今王漁洋居易錄謂鷓鴣尾有米趙雲崧簷曝日記謂兔生鷹窩中周櫟園書影謂女子不可識字多見名宿曾羅萬卷書文章考據之

包涵天下而於人情物理之眞往往弗深考也

一統輿圖此圖惟中土照內府所刻餘皆妄意欺世

列本一統輿圖陽湖李氏有辨志云此圖外閒傳播絕少孝廉董方立精心仿繪復博稽掌故旁搜方志自乾隆以來州縣之更改水道之遷異皆參挍確實而著之以道光二年爲斷東盡費雅喀西極葱嶺北界俄羅斯南至於海總爲一圖原依天度經緯分劃天上一度當地上二百里自黑龍江北極出地六十一度至崖州北極出地十八度南北相距四十三度計程八千六百里余按地周九萬里分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當地上二百五十里明史與陽瑪諾天問諸書所同圖云每度二百里是前尺較短於今僅從八折實本會典

若江自岷山入中土水經注發源羊膊嶺江源志發源甘松嶺皆云其源在岷山上流千餘里西域聞見則云自後藏西南會雪山諸溪之水經番地入中國則遠甚矣今圖上江起岷山其不符一也又閱明成祖前後北征錄皆云塞外有闊灤海周約千里斡難臚朐等七河注其中是一大澤也今圖上無之其不符二也至寗古塔實臨鴨綠江今據圖不然其不符三也餘難悉考誌此備查

地勢高下

大地如魚冰山雪山乃其脊而脊尤以西域回疆一帶為最高故中土形勢西北居上余於長江行幾盡矣自川東下每過一湍必低尋丈或數丈即不在急流之所水亦漸有高低試看舟旁創舊

拖纜水為所當其高低即有一二寸之殊滔滔千百里當何如哉

聞岱宗高四十里下視齊地諸山能望見東南海洋是猶近於海

也若峩眉之址其高已遠出岱宗之上而巔高又七十里下視全

川諸山亦能望見海洋則甚遠矣西藏極西有岡底斯山與雲南永昌外磨盤山則較此更高

京師三里河在天壇前去通州五十里高通州六丈九尺置二

閘可行舟但有一二處走沙大通橋去通州四十里高通州五丈

置十閘方可行舟

番僧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朔

聖祖遣使往諭俄羅斯漢臣張鵬翮等從出居庸關經蒙古四十

九家地界入噶爾噶境六月二十七日過番僧數人面目類羅漢而身骨俱軟能以足加首以首穿胯跏趺似羅漢狀內一僧能華語自言大西天人求活佛於中國徧游普陀五臺峩嵋諸名山了見有佛聞達賴喇嘛似之及往見而知其非也又傳聞外國有金丹喇嘛是佛游窮荒往視之又非也今值額諸德（即厄魯特）與喀爾喀兵亂（時喀爾喀新為厄魯特所敗）搶去行李失散同伴僅存殘喘耳鵰翮謂之曰爾捨生死游徧中外求活佛而不得究竟信天下之佛果有耶無耶僧笑曰今日方知其無矣曰既知其無盍反而求諸心可耳鹿鹿奔走胡為哉僧唯唯乃去

元代疆域之大

元為蒙古部落起沙漠太祖十四年（南宋寧宗時）西域殺使者太祖遂西征十六年次鐵門關分兵攻玉龍傑等城次年渡溯溯闌河與太祖會十八年遂定西域十九年至東印度國見角端班師

太宗九年（南宋理宗初）春蒙哥征欽察其部去中國西北三萬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即出）俗勇猛青目赤髮（意即今之紅毛）破之其長八赤蠻逃海島蒙哥亟進師會大風刮海水淺可渡蒙哥喜曰天助也進擒之甫班師而水至後軍有浮渡者

憲宗二年（南宋理宗時）命太弟忽必烈（後即世宗）征大理（今雲南大理府）諸王命旭烈兀等征西域初至木乃兮國下一百二十八城又西至乞石迷（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里部傳位四十二世以至其時）亦破之降其三百餘城又西至大房

下一百八十五城又西渡海至富郎國及石羅子等十餘國得城以千計(見元人劉郁西使記)忽必烈之征大理也師出臨洮由六盤山踰土番經行劍外二千餘里既至忒刺分三道進至滿陀城過大渡河乘革囊及筏以濟又渡金沙江遂入大理留兀良合台鎮之而歸八年又命忽必烈攻鄂(南宋地)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來會由横山寨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園潭州遂至鄂宋人方防蒙古於北而蒙古忽自南來舉國皆駭 其後順帝北歸川陝悉爲明有而滇與漠北尙信使往來不絕則今之西藏新疆尙皆元地元之疆域大何如矣

甪端(甪即角字今從俗體)

元主西征至鐵門關忽有神獸能言曰汝主宜早還耶律楚材曰是名甪端好生惡殺天遣以告陛下乃班師明成祖北征至黑松林野人遇獨角獸曰甪端羽林不敢射以告成祖乃班師

本朝康熙時北海之濱烏龍江上深山中有獸曰康打犴大亞於象色青蒼羸首驢耳牛蹄麈尾項如橐駝膺有毛一縷似犛牛一角高三尺餘土人取其角爲決拾盜古塔將軍巴公遣甲士深入險阻獲其三子大如小馬不知生幾月矣多以乳牛更番三軒車傳輓入京餌以粳糧不歲餘大如其母猙獰獨角踞百獸中騰躍西苑金鼇玉蝀之間洵異獸也

豺

虎與猿雖自小豢之不能易其性豺則可豢而馴人入山呼之使隨能爲人禦惡獸三豺并力能食一虎矣

狐疑

北方地寒冬來黃河之水連底凍合車馬直渡如陸地氷初合時人猶懷畏但看氷上有狐足跡卽放膽以行蓋狐性最疑細聽氷下無水聲始敢涉足人可以之爲信故人多疑者稱狐疑也

南方借寒於北

康熙二十九年冬京師天氣不甚寒而江南自京口以達浙省江西其栗烈倍蓰常年揚子大江錢塘西湖及鄱陽太湖諸巨澤皆凍合齊魯竹盡死江浙柑橘樹無不枯斃次年京師無柑橘惟廣

橘閒有至者價甚昂也按宋時江南大寒積雪尺餘巨河盡冰凡橘皆死伐爲薪葉石林作橘薪歎以志其異元天歷中亦然可知寒暑亦祗有此數滯於北甚於南相借爲用可補前書物有限量一段且如前記嘉慶元年正月奇寒亦自昔有之也

方竹 邛竹

方竹產滇大關廳鎮雄州等處大僅如指畧有方形質堅厚可用爲烟筒此竹叢生荒山筍長春月居民挈妻攜子入山採取火炙乾之竹箍成小綑入市絕佳

邛竹即羅漢竹亦產其地小者如指節大如錢巨者如盃節大如碟節匾迴環如刀口向外不可用編造一切器物惟爲玩殊佳故

以之作杖也

雉食毒蛇

毒蛇多生廣西江南則已少矣余鄉荒墳蔓草間偶或有禿𤜯爲至毒其首紅藍類野雞身長只尺腹扁闊尾短甚傷人立斃然不恒有也其次名緊七步色藍長僅數寸又名七寸子人被傷行不及七步即倒也余幼時於豆隴見其小者游行匿避甚捷不知是蛇徒手追撲幸不得未遭其嚙又其次有地匾蛇長不過二尺此蛇胎生小蛇戲生尚能出入母腹色如塵土打之則身忽匾其眼不見物口吐絲及尺伺諸蟲鬭而食之有農佃戴其夏月耳水赤足行車溝覺足背如著冷水一滴即兩眼昏黑如深夜一晝神定見溝有是蛇殺之

然足無所傷苦行回家不半里而足連股脹巳不能屈伸急覓方治數日得平復
曾有人於荒草中見野雞逐地匾蛇是蛇鞠如張弓以打野雞三打力竭遂啄而食之如是毒物飽於腹而不害豈野雞之性能制毒蛇乎 有蔣個婦爲地匾蛇齧脛見血惶怖特甚而覓絲毫無恙後知其方食野雞靡故也

淘金

川中各江之濱多從沙內淘取黃金法用木作淘牀長五尺五六寸寬二尺七八寸四周邊高三寸許邊內前鑲木板一塊長六七寸後鑲木板一塊長二尺許板前安橫木一根較牀長數寸橫木下安柱二根高三尺許木柱立定則淘牀前低後高橫木之上盤

圓孔二另安二尺餘十字木架架下二小柱插入橫木孔內使其
活動架襯圓竹筐高三四寸徑一尺六七寸將沙倒入筐內牀後
把住木架一頭不住掀簸用水頻澆則沙隨水流金性沉沉在筐
底細縫中透下木牀其木牀除兩頭鑲板中空三尺許另安木板
一塊厚三寸其上橫刻木槽百十道寬二三分深寸餘筐底透出
金沙順水沉入槽內另用木匣一個空一面如簸箕式然後將槽
內金沙掃入木匣就水中潒擺沙土攏盡但存金屑再用水銀同
金屑入銷銀鑵燒煉水銀成灰金成小粒如黃豆大每牀一人掀
簸木架一人挑水三人挑沙共須五人用力合作每日得金多則
五六分少僅一二分數一日之食而已金每兩可易錢十五六千

交嘉陵江烏龍江金沙江等處均有淘者貧民賴以生活焉

銅禁

五代擾攘錢法久停鼓鑄而民間多銅佛像周世宗特鑄周元通寳錢限民朋佛像及銅器五十日內輸官受值過期匿五觔以上罪死司馬溫公謂不以無益廢有益此見周世宗之仁明今古錢中偶有周元通寳錢以周字直脚者爲真如謂係佛像所改鑄可治難産則妄

本朝雍正十三年先祖上京秋試京師黃銅之禁正嚴信回家中將典內衆姓已絕未絕銅器一併交官

禁用銅錢

前代下令行鈔市禁銅錢除零星給值不能盡禁外其滿千以上皆須以錢向當官兌鈔交易故人有錢入墅巡者即隨之後易代制更鈔皆不用民間持鈔下淚不忍輕棄棄而塑成佛像者比比若以紋銀行市實自明代始也

河豚有毒

河豚我吳濱海之鄉並食之以早春為佳晚則腥愈甚毒愈重或至腹中生斑形匾色雜如草蘇子軟而滑多寡不定尤見腥惡然味頗肥美嗜之者揀之使淨雖三月仍恣口腹其揀之之法必去其雙睛與背肉中兩路紫血及雌者之子晚者之斑揀併一器必棄諸圊埋諸地若雞犬竊食無不立斃其雄者有白無毒美其名稱西施乳為上品

其皮多刺可㨿剝下切而同烹惟近尾一段皮獨無刺絕佳當亦可美其名稱楊妃襪其餘肉與肝骨腮鰭皆切而洗漂務使血淨並入油鍋煎加酒醬油茴香葱薑糖并可加甜醬燒須極熟宜遲毋躁若急欲供饌致未熟透實可殺人非戲言也此物產江海之交淡水中春過絕跡不審歸於何所前人詩云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蓋以此也吾鄉每春誰家不食近數十年來卻罕聞有殺人者非不殺人烹飪無不嚴也猶憶道光三年二月有以雙豚贈者余自爲治精當可信矣食後旋覺口欲撮兩手虎口皆麻歷少時始解疑非豚所致次日以存者復食之則口撮加甚虎口與手皆麻心胷亦覺不慊乃怖急食橄欖解其毒久之得

安則信豚之故矣家之人實並食而余獨然者殆體較弱而食或稍多也數日後同食者苟有宿疾無不發越余發傷風疾竟月不瘳每舉以戒嗜之者

傷指殞命

人之斷肢體者古有剕刑今人冒白刃弄斧斤亦有偶傷指臂者或不必死也乃前有海上屈姓在海舟被鼠嚙虎口些些傷損不料脹及全臂竟至於死又有堤工章壽避大戶之刻遁海謀生在海門數年偶於再水之溝迅手掠一魚鰭傷其指旋即腫痛亦至於死今歲辛丑余往洞庭西山從者為鱖魚刺傷食指下面橫筋腫脹寒熱幾至弗瘳回家猶病臥十餘日從此是指不能屈伸矣

從來小故可以致大禍人其鑒此

舊夢續成

夢因思想而成常也有思想雖未及而竟爲思想所可及猶不足異乃有思想必不能及其夢爲故三十年前余夢至鄭氏草堂屬目懸聯未周而寤深自惜好夢未完今辛丑春應唐氏之招賞花飲酒流連竟日旣唐君葵心作詩徵和末有黃菊西風留後約扶筇莫負蟹螯肥句味其詩趣不覺夜又夢游鄭氏草堂懸聯儼在上句乃草堂供奉常容膝也下句則竹杖扶持未折腰也款云赤華仙桝小侍者吳森題醒而狂喜但不知吳森何人是余之前生也因思百家姓周吳鄭王吳本先鄭豈此書傳世久竟操輪迴柄

世之權乎果爾我來生之姓亦可知矣西藏達賴喇嘛能知過去未來僞也我竟能知之耶可爲噱噱姑志之見夢幻之奇

僧尼多詐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化孰知小人即以欺詐爲事而其計行有姦僧照其面貌塑羅漢乃出化緣緣願者見廟塑像駭爲佛寶有靈此已見於小說矣又有尼菴苦香火冷落一日他廟神會菴前泊船不少有美婦趁船到此起岸一足悞蹈汙泥急行入菴舟子譁言婦給船錢一百乃是冥資入廟理論則無是婦忽見大士像一足遍染汙泥舟人驚駭角崩泥首將冥資焚於爐衆共信爲菩薩顯聖而且舟中香氣四騰覘覩者益相駭異遠近傳聞自此

香火甚盛廟亦因之而靈實則舟人與婦皆尼夥串者也
又聞有姊妹兩女皆殊色姊已贅婿析居東樓晨對窗理粧見墻
外藤蘿數花正麗採而玩之嘗其花心之露不意胎爲崩墜妹尙
未字於西樓亦嘗花心之露而腹遂皷歆無可自白私與其乳媼
言之媼之妹卽前尼也往商之尼令且先謂夜爲妖媚今已數月
將不堪矣其母驚且憂添嫗伴宿聞女囈語益信之塈後多古墓
鄰近多農業有某家共五六口晝出治田獨其妻在家作午後餐
妻亦尼所熟盛麪數盌排於桌出喚衆囘則見一盌如已餐將盡
麪條零落出後窗跡之及於鄰墓石人口中衆譁爲所竊食某將
斧砍石人之口與尼妻又潛以雞血抹砍處觀者塞途次日女告

毋曰昨夜妖不至矣闔家相慶餘事得彌縫遷就迄今不知幾何年矣石人俚稱石朝官有題其背曰公卿面貌石玲瓏翁仲曾聞號仲翁藉爾成全曖昧事莫嫌不諒寸心忠夫人因輕信仙佛故僧尼得行其姦詐若用其姦詐而全曖昧其可耶其不可耶吾不能決請高明者決之

割股過情

自古孝子以奇行立名者實多賢者過之之事若唐時有爲繼父割股則過猶甚矣然當時議之曰繼父爲父之仇因割股而治以不孝之罪似又欠持平儻繼父待之實同己子而如是則亦愚而已矣於義理尚未顛倒也若必以繼父爲父之仇則置其母於何

地乎

出蛟

大水陡發必傳聞出蛟究竟蛟何狀乎則未之見也今歲辛丑五月二十六日洞庭東山之頂翠峯寺出蛟水高數尺從山頂衝下壞民居不少山西面尤重東面次之過後尋覓其跡見土翻五窟云出五蛟後兩日常熟顧山邑西四十里亦若是半尖近顧山其人來言彼處大石橋皆崩人口有溺者余謂蛟不克見焉能定其必是但山水陡發往常不如是甚衆口同聲亦不可辨為必非也

遺詔不殉葬

自古失德之事惟殉葬為最秦風為之賦黃鳥矣自後亦代有其

事若明英宗兩用內官致禍朝政亦無足稱惟遺詔不殉葬宮嬪後遂因之為例則歷來賢明之主未能及此

多藏寶物

歷代權姦黷貨無厭一朝敗事籍所藏見於史册者畧記一二以昭鑒戒

唐籍元載家胡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

宋籍王黼家黃雀鮓且至八十楹他物亦稱是

又籍童貫家劑成理中丸且至八百斛他物亦稱是

明籍王振家金銀六十餘庫　珊瑚高六七尺者五十餘枝　玉局百他珍玩無算

又籍劉瑾家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　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兩）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寶石二斗　金甲二　金鉤三千　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　獅蠻帶二束　金銀盪盤五百　蟒衣四百七十襲　牙牌二匱　八爪金龍盔甲三千　玉璐印一顆　穿宮牌五百　金牌三　袞衣四

其餘一切珍貴之物不可悉記

又籍朱寧（錢寧賜國姓）家金七十櫃（共十萬五千兩）又碎金四箱　銀二千四百九十櫃（共四百九十八萬兩）又碎銀十匱　金銀首飾五百十一箱　金銀湯盤四百　金銀臺盞五百二十副　玉帶二千四百束　珍珠二匱　金絲環四箱　珍珠纓絡七箱　烏木盆

一花盆五　沉香盆二　金仙鶴一對　織金蟒衣五百箱
螺鈿屏風五十座　大理石屏風三十二座　圍屏五十三
牀八　蘇木七十擔　胡椒三千五十石　香椒三十擔　緞疋
三千五百八十擔　綾絹布三百二十擔　錫器磁器三百[illegible]
佛像一百三十匱又三十擔　祖母綠一尊　銅鐵獅子四
百卓　銅盆五百　古銅爐八十三　古畫四十擔　白玉琴
一　金船二　白玉琵琶一　銅器五十擔　巧石八十擔
其餘一切之物不悉記
戒菴漫筆記錢寧籍沒衣用裁縫十六人折衣半月籍數可想也
又籍江彬家黃金七十匱　白金二千二百匱　他物亦稱是

又籍嚴嵩家黃金三萬二千九百兩有奇　白金二百二萬七千兩有奇　玻璨瑪瑙水晶珊瑚哥柴官汝等窑象牙瑇瑁檀香等器三千五百五十六件　古銅龍耳等鼎彝樽獅象寶鴨等爐一千一百二十七件　二王懷素歐虞褚蘇黃米蔡趙孟頫等墨蹟三百五十八册　王維小李將軍吳道子等清明上河圖海天落照長江萬里南嶽朝元等古名畫三千二百卷册羊脂玉碧玉黑玉等帶二百二條　紅玉盃漢始建國元年注水巵白玉永和鎮宅世寶盃盤玉屏風玉山玉船玉[illegible]玉佛玉人玉馬玉斗玉珮玉罏玉壺玉瓢玉盌玉盃玉版玉節等八百五十七件　金龍壺盃盤等三千五百八件　珊瑚樹六十株

空青四枚　金嵌玉軫等古琴五十四張　沉香五千五十八觔　大理石倭金等屏風一百八座　大理石牀十六張　宋版書籍六千八百五十三部軸　雜嵌螺鈿瑪瑙琦瑁牀六百七十五張　倭刀兵器三百四十一件　象牙琦瑁等鑲嵌琵琶箏絃子樂器八十件　紫礦白礦三百九十五兩　辰砂二百五十觔　其餘一切之物不悉記

又世蕃有金絲帳　金溺器　人隻陸　其餘亦不悉記

晝晦夏雪

明孝宗宏治十六年四月雲南景東晝晦七日七夜莫辨晦明十七年六月京師雨雪

地震

本朝地震莫甚於甘肅寧夏（乾隆三年）雲南劍川州（乾隆十六年）前朝地震即燕京論莫甚於天啟六年又前成化二年至三年四月共三百七十五震

大雪

江浙冬寒遠遜北地雪未有及尺者道光十二年已云罕覯乃去年辛丑冬常昭雪至二尺路斷行人開而通之略似金川維西之雪墻然（邊徼雪封路斷雖有緊急亦必至春始通文移）南路湖州南潯等處尤大杭城更大雪及尋丈市中開一丈需錢三百五十文房屋多遭坍壓室中晝亦然燈出門莫辨方向窮民凍餓死者甚多從來所未經也次

年桃梅杏李實以倍而枇杷橙橘則少傷於雪也

圓橄欖

書影謂橄欖有圓者余在滇省實曾見之大僅如桂圓肉味苦且澀是橄欖本味

果實多年

川滇香櫞結實至冬而黃因無冰雪經春再青長而加大一樹若留十數隻歲必有所傷損越七八歲得存一二大等栲栳柄巨如臂浙地金華佛手亦然然其種稍異江南其實中無肉瓣乃今歲壬寅五月見有盆玩香櫞一實已經隔歲皮又轉青亦罕有也

花卉宜忌

玫瑰畏鳳仙若同栽一院鳳仙無害玫瑰必漸枯死牡丹宜綵葉同種一處則並茂

富家幫餉

武昌有巨富者其生母歿時封貯銀一百萬兩囑其子待以後
國家有用時助餉嘉慶初川楚用兵開捐例其子某因據情呈出
恩旨特賜某爲道員且命某如果願出仕則許到京即用如願家居則聽勿强又加級晉封其生母以光泉壤可謂榮矣夫民之富
國之瑞也富而能以義奉上又家之瑞也
朝廷以恩禮待下如此其厚富民以眞誠事上如此其忠而且婦人女子皆知報効尤爲難得惜忘其姓名姑追述其事如此

人參

遼參所産在烏喇黑龍江等處每歲除上供外惟親王郡王世子貝勒貝子等得遣人往採各有定數康熙二十三年以夾帶私參入關數多下九卿議減王等以下採參之數立有定額山海關設部員榷稅法嚴重矣三十六年又定刨參人數人參數爲例

親王一百四十名　人參七十觔
世子一百二十名　人參六十觔
郡王一百名　人參五十觔
長子九十名　人參四十五觔
貝勒八十名　人參四十觔

貝子六十名　人參三十觔
鎮國公四十五名　人參二十二觔半
輔國公三十五名　人參十七觔半
護國將軍二十五名　人參十二觔半
輔國將軍二十名　人參十觔
奉國將軍十八名　人參九觔
奉恩將軍十五名　人參七觔半
以上准免關稅其他每參一觔納稅銀六錢出關買參之人准於
盛京開原等處採買不許於打牲之處採買也
　　含譽星

從來太平日久則含譽星見嘉慶十六年八月初有星在西北天近北斗其光東指長約在天二十餘度不知者或疑爲彗後見邸報乃知是含譽星也後至十月光漸收而隱

按唐書懿宗咸通五年三月丁酉有星出於婁亦似彗司天監奏是名含譽瑞星也　若同是星而光較小者余於前後數十年中已四四五見不足爲異

縱囚

唐太宗縱囚三百如約自歸而赦之歐陽公譏其上下交相賊以取天下後世乃我邑園公蘇去疾以乾隆癸未進士任貴州八寨同知恂恂儒雅不同敲朴誼獄有重囚哀告家有老母求歸一省

國公憐而縱之事聞于上遂受褫革因知之不忍以己累公來歸公所公得復職此則以誠意交相感矣誰謂讀書人易悞事哉

三日瘧

江南多瘧疾盛夏炎蒸人身表發已甚至秋新凉外束易成瘧疾或日至或間日至若身無他病相牽纏則瘧亦易已惟間二日至者曰三日瘧則不易已也少時家之人有患是甫三至勢必不能即已而余曾聞道路之言謂瘧鬼來東方屬木治之者但令於男左女右手脈部上以筆書有人在此討木頭錢勿令旁人知亦勿令病者視則鬼畏而去瘧可已姑以試之不料瘧竟不至而所生一女甫數月忽攖疾一日即亡夫乃知此亦妖術也凡妖術無一

定皆妄意求之幸而無靈即無有害靈則可以移人禍福於秉命之中以賦畀人之陰騭其害不可勝言矣豈眞瘧有鬼哉人生處事皆有正理欲妄行以求效驗者盍監此

附治瘧方　何首烏用生忌鐵五錢青皮三錢陳皮三錢煎服不論久暫皆效此以人事補天之不足醫術不同妖術也

州塘石岸

吾邑常熟縣元稱常熟州西南七十里至郡城河深且濶曰州塘左岸傍塘向皆石築上通人馬往來不知歷幾何年矣惟前明萬歷年楊公漣為常熟縣令將此岸重新修整邑人所共知也璉在任數年其聲譽比我

朝康熙時于公宗堯則遠不逮惟後以伉直死天啓閹禍忠名遂著史册後塘岸日久漸壞且爲航船所忌潛使之斷而石亦漸被偷竊余幼時見所失猶不多今則存者不多重新難矣

工作宜知

凡建造墻垣新成者忌冰故工作不宜於冬月數年前郡縣修葺城墻甎縫灰粘初皆不固董其事者咸憂之迨歷半歲之久而漸固及週歲則甚固矣夫土木之工誰家不用乃一時猝無知者此可證今人之少識也若各海港建閘甫成即放水者當鑒此

岳鄂王詩

我邑翁氏與江浙兩省之翁實同一系稽諸譜牒其爲洞庭翁者

也自白沙一支白沙村在洞庭東山莫釐峯之西麓村有碣曰將軍翁公之墓公諱德裕字承勳原籍在陝宋欽宗靖康元年歷官都統制著有武功高宗南渡扈蹕來吳慕莫釐山水之勝預卜退老計焉厥後帝如臨安李綱張浚相繼罷去公意偏安一局終非至計遂偕弟承事概焉賦遂初之志退而隱于莫釐建炎四年也于時勤王張俊爲江淮招討使壯其行贈之詩曰萬石侯家幾葉孫弟兄紅旆獨烏巾攜琴又向姑蘇去誰信朱門有逸人武穆岳王時爲右營都統制與公爲忘年交亦贈以詩曰吳山無此秀乘興一游之萬頃湖光裏千家橘熟時平看月上早還覺鳥歸遲近載誰眞賞白雲應得知公之得詩于張俊何足重重其得詩于武

穆也此詩不載武穆王集公若無先幾觀變之才明哲保身之智能爲武穆重乎又歎張俊同專閫外之寄其勤王招討亦在名將之列乃後黨於長脚陷及忠良爲千載唾駡亦何樂而爲此

人身異稟

張墅西北三十里先生橋有施阿六者身長且大比中人之軀長過三尺其鄰里習見不驚至他處則必觀者如堵具此形體宜有非常之勇可以搏虎豹制蛟龍而究不過兼人之力性更怯懦聞操兵鎗砲聲即怖欲逃故難任用其冠履衣裳皆另製食可盡斗米故從未得飽亦無有與爲妻室者常在海船司拋鐵貓今其人年約六旬餘矣古有巨無霸非訛傳也

人身又有極矮小者昔在滇省城見有人長僅二尺頭面與常人等特身甚短小耳後余居停鹽井渡又見有若是者日抱三弦琴走街坊為人推命後在蘇城又見有行而過者在崑山又見有托瓜子盤至茶肆生理者聞伊有妻儼然人類也此殆人之氣體在幼或有所傷長乃成此一格乎

為賊餘生

徽州人陳得觀少時在湖北枝江縣某典鋪為小夥嘉慶初遭教匪刦掠在鋪二十餘人同時被害存者僅三人然陳膀肚內被割幸不死耳後於道光六年在常熟城某店中行走猶如故述及前事面色慘沮每解足示人也

今古非遠

生今之世尙論宋元已足稱古若再上而溯漢唐再上而溯殷周以至唐虞遐哉洪荒初闢其事大半不可考矣然唐堯至今四千年單試置四千錢於地我生六十餘年於四千錢中減其六十餘文則必見其闕如若減十人之積則其闕已甚以云百人之積則且溯黃農而上唐虞已在後世今與古豈甚遠哉余前書序以推極太古著世界由來也

豕肉如螢

嘉慶十九年春老徐墅屠戶兩家一時販到之豬畜欄中七隻豬身光明如聚螢宰割四分其肥肉塊塊如是精肉則否烹而熟之

尙不改後畜者食者並無恙是歲大旱亦未必豬爲之兆也不過事値偶然耳此焦香顧君目擊其異

人鼻罕正

人之鼻非偏左卽偏右罕有正者族伯洵美鼻獨正相者謂其必有一日致富貴然伯能畫知醫而好酒不事家人生產至老益貧飄然一身隨處借宿七十一歿族衆集資爲殮先叔祖諤翠公能詩生平著作有稿纍纍伯爲長子不知守先人手澤余旁詢他人有冬日郎事云菜得塌棄挑積雪魚求縮項割殘氷句有咏枇杷云鳥驚金作彈蜂訝蠟爲丸句又有二律游武林湖云夢想西湖已數秋今從湖上泛輕舟兩隄横束分明鏡絕閣中開瞰碧流帝

子故宮春樹合梵王精舍暮鐘浮欣贈十景邀　宸翰到處停橈爲少留冬夜有感云長夜無眠百慮生欲攻難破是愁城疏櫺月照燈微影破紙窗虛風作聲身擁薄衾如縮猬心當逆境似懸旌耍寬欲放華胥去爲促譙樓快轉更其佳作實不在是惜莫可追尋矣

余族姪燧字屺芳書法宗率更體殊道勁畫亦秀雅宜人且工詩惜稿亦散佚僅記其中秋一聯云風清千澗碧月白萬家秋似亦可嘉性耽菊購覓多種手自灌植年方三十染病不起彌留時菊已吐豔猶令位置床前眷戀不釋旣族兄雲礓哭之以詩有手種黃花未及看頓飛黃雪一庭寒之句兄亦素稱能詩奈不自收拾

著作片紙無存矣

游仙詩

遂香周敦濂項橋張墅南十五里人娶張氏余甥婿也少負不羈才入泮後連歲訓蒙余家并與余同受業於婺軒張老夫子春日偕往鄰墅賞花舟中擬以春水船如天上坐爲題渠立成七言長律一首張老夫子許其必獲科名自後歲科四次遂得冠軍而未得秋闈一捷及道光元年爲浙省學幕四月在蕭山棨時疾歿衆並傷之今訪其遺稿有游仙詩一冊是在余家設帳時托爲夢寐與神仙唱和寶伊與諸同人所作特其詩句清麗姑照原本錄出曰庚午之秋余得游仙枕每夜夢過往神仙來訪必多投贈之句與問答

之詞未可過而不留也因按日誌之
十月初七夜夢有仙翁來詩曰昨夜逢山送却秋偶騎青鳳過瓊
樓我家本是彭籛後帶得當時舊玉鉤我乃尺木居士是也
同人乞仙方治病曰天地原來養大春靈樞安用說紛綸平心種
得無邊藥便是神仙第一人
又有乞仙方治病曰帶來疾病在先天玉骨清臞借鶴傳若得前
賢心法去便教浩氣勝神仙問何謂心法曰一點心燈照玉臺郎
仙郎佛箇中來文章萬卷詩千首不管窗前長綠苔求指明心法
曰心法有大小自古無真傳小者在進取大者躋聖賢問可無妨
否曰問我在吉凶曰養心之田不用參與朮積善乃其先

時殘菊猶妍翁令作菊花詩同人呈詩曰老圃誰延一瓣香年年黃雪媚重陽遠含秋水神俱澹笑對南山壽更長艷艷霜天吟玉局紛紛月地拜金剛持螯覓訪東籬主杯酒浮花醉草堂翁改曰老圃長留一瓣香滿天黃雪艷重陽玉局句不佳金剛句亦混自去斟酌

遠香呈詩曰三徑年年費送迎重陽時節拜先生瘦來骨相眞秋士老去頭銜署冷卿身世便教成瓦合文章端不染春情（稿遺末兩句）翁曰第五句無疾呻吟且瓦合亦混少年人不宜作此不祥語戒之

衆請仙翁作菊花詩翁曰老矣勉強應酬諸君勿笑一片黃金在

誰覗作空空花神拍手笑讓我東籬翁聊以解困呵呵
衆請仙翁長留得需教益翁曰同住東吳東復東木棉花裏餞秋
風康成家世多清福長願樓居醉碧筒衆以樓居未便請設帳於
東鄰書室曰一雙飛舄兩葫蘆何必樓居覗聽娛巢父平生只營
窩維摩斗室足跏趺半村半郭君容膝千水千山我跨驢夜夜二
分明月上幾人還喚作仙乎竟與諸君作五月緣可也
衆人請題東鄰書室翁曰寒翠所區也一簾花影雲拖地半夜書
聲月在天對也又詩曰行行飛白又飛花寫罷黃庭寫法華滿地
松陰迷鶴夢隔窗煙雨穩鷗家逢人便學方三拜吟事還輸溫八
叉一笑雁來紅又老天涯春色上梅了

衆人進酒三爵翁曰諸君有酒且自醉吹卻霜花一片寒讓我畧談玉版蔬參完同此興闌珊有桑林老僧在外且去

衆人因翁暫出戲書龍駒馬三字置案西北角又書二十四橋明月夜句並置案上意欲請翁覓對須臾翁入曰忽有龍駒眞天馬來西北矣君等題起二十四橋是催我騎鶴去也呵呵

翁曰我與老僧語僧曰長吟秋水花多笑居士眞引人入勝矣我對曰獨立空山雪亦香老僧將惟我獨尊耶妙否衆問老僧何名翁曰上一字明月一輪十五夜下一字東風如夢醒桃花衆問是圓覺否曰然

是夜偶觀楊忠愍公集即夢與忠愍公遇敬恭乞詩公詩曰去去

復來來眼花此此地開明朝海山步但見金銀臺和要七絕遠香和日一聲長嘯破空來無數黃花特地開欲向神仙通一語宴香啜茗供平臺同人又潛書袁簡齋詩呈曰當年足下看雲生三疊琴心道已成悞寫上清蝌蚪字一篇眞誥不分明公曰遠香作猶可此詩似袁老仙舊句罰重和須臾同人呈詩曰當年移棹洞天來夾岸桃花爛漫開寄語漁郎休問渡人間春色在雲臺公曰此作極佳雲臺竟作漢人事更蘊藉明日東山放鶴歸再與諸君唱和也

十月初八夜又夢仙翁至疊前韻曰一聲長嘯海山秋修到梅花上玉樓笑指少年塲裏物飛瓊爲我脫吳鉤

又述呈忠愍公詩曰玉皇親手解銀鐺詔賜隨身白鳳凰兩道封章驚鬼膽一枝雄筆動神光吹來鐵鎖香無諦看到銅駝泣數行磨銳干將誅不盡人間猶有[illegible]

又述忠愍公詩曰一篇封事墨花香吹入天宮白玉堂浩氣全家碧血錄招魂終古白雲鄉功名付與千秋史人世收回九曲腸長揖錢塘岳武穆敢從公去學銀鐺

同人呈和忠愍公詩曰看雲僧去鶴歸來忽見桃花處處開欲向洪厓通一訊他年許上幾層臺翁改曰秦漢桃花萬古開拍盡洪厓肩上雪飛身吟過玉清臺

同人又呈昨和忠愍公詩翁笑曰今夜桃花開不盡矣改看煞桃

花眼倦開綠波流不到瑤臺

遠香亦呈昨和忠愍公詩翁曰遠香詩眞應酬因代作曰玉簫聲裏唱歸來無數桃花仰面開抛却一雙紅尾鳳手攜子晉上瑤臺

桃花未能免俗耳子晉則有感簡齋之詩也斯人可歎哉旁有人黑甜鄉去矣何不少待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也君等且賦睡鄉詩我亦銀海生花矣

十月初九日夢陳設寒翠所仙翁至曰當年同一例佛火與燈青明月過斗極天風動大星山雲皆夜睡談笑亦碑銘此中無一物究牢楞嚴經受君淸供我在香先明月到地蕉綠上天樹色動畫柳花趁船因緣作果弟子皆賢好淸淨道場也

主人來爲我去刧陳設聽我吩咐

一要燈但取一燈明似豆不須雙鶴帶來雲

二要香但取瓷瓶香一線不須漢鼎色瓜皮

三要櫈但取栢枝堆一葉不須黃雪踏菱花

四要座但取蒲團安小榻不須猛虎伏階前

五要茶但取空空沈佛影不須煨鐺問茶神

六要金剛經但取綠巾裹壓卷不須紅錦妒機絲

聽我說偈

與某人偈十二箇時辰一百箇忍字十九道碁盤一百卷明史

與某人偈覩道如尺防意如城用心如秤守口如瓶

與某人偈舉目昏昏醉舞蹲蹲十畝之宅五畝之園仙佛爲性聖賢爲根元之又元衆妙之門

與某人偈繆公繆公有古人風入手如蔓折腰如弓還君白髮醉君碧筒不若歸去瓊堵之宮大呼隱者與之嘯歌乎其中

同人呈自著信默編一小册翁批曰任打頭屋論仁議禍繡以文章其曰可讀人世紛紛並出牙角不如神仙一口紅玉萬事空空霜天一曲我取一箇葫蘆藏書去矣

同人某和題寒翠所原韻曰煮盡松花煮石花寒香一口讀南華白雲自有仙人屋黃葉重尋處士家曲檻疎烟浮鴨鼎橫塘幽火響魚叉開窗野色平如掌惜少青山數點了翁改白雲天上仙人

星黄葉江南處士家

遠香亦和詩曰踏殘蓬島萬重花長揖仙人蕚綠華心地清虛金粟影文章綺麗玉皇家無邊日月耽壺裏有跡雲山上畫叉幾度鐘聲鳴九耳滿天楓葉湛紅了翁改曰邀來風月垂簾押贏得溪山上畫叉

同人承母命請偈翁曰婦人識字便知大綱梅花一屋春草一堂如鴉吐乳如雪飛香北門之管一生之忙東風來矣須種垂楊

有人問終身翁曰洞庭之雲與鶴爲羣腰纏十萬兩字儉勤

又有問終身翁曰爾父無足爾兄無目爾善視之無窮之福

十月初十夜夢仙翁與圓覺僧同來翁曰圓覺請坐聽我話懷曰

選佛場中位置余一巾一拂一蘧廬窗迷丁令雙雙鶴花撲庚家
策策魚小賦西京留雜記荒談南部出新書偶然擲杖成龍去捉
月歸來有玉蜍又曰屈指三回明月看一聲長笛倚欄干熊張飛
白鷺羣舞茶鬬空青蟹眼寒有道先生過郭外凌虛仙子下林端
橋頭且向君平問銀漢何如蜀道難

同人抱孩姪出求醫方翁曰醫小兒者名曰啞科所最貴者養其
天和母乳若濁子慧不多泥孩竹馬與之高歌余冠岌岌居安樂
窩又承嫂命問終身翁曰只在寒松翠竹間年年老鶴守柴關但
教安樂窩無恙便與仙人跨鳳還

圓覺與仙翁談禪

僧曰子知動心處否翁曰私向春簾問鸚鵡寂無人處感香山

僧曰子知人空定否翁曰銀蟾到地心無跡黃葉連朝不打門

僧曰子知忍辱處否翁曰終見假王穿袴下尊拳原不打嵇康

僧曰子知煩惱處否翁曰金谷有珠售不得玉樓無夢燭難銷

僧曰子知繁華處否翁曰十隊銀船春結客三更珠戶夜開樽

僧曰子知清寂處否翁曰鶴背寒翹千尺雪竹梢風碎一家秋

翁與諸同人詩曰昨夜寒塘花一枝衣香扇影共扶持船連月色

空簾額柳盼春光老鬢絲古樹著花霜有態好山無夢睡醒知來

朝散髮蓬山去又爲游仙誦小詩又曰已招鶴去守寒翠又送鳩

摩踏軟塵埽地焚香皆倩客木魚經板不知春臘頭喜試防風粥

波面如迸捉月人銀燭闌珊渾欲睡却兜紅雨露花身

前初八夜翁批信默編曰我將一箇葫蘆藏書去矣同人取同樣無字書一本謊衆人曰書何嘗取去而書中所寫之字跡全失矣衆皆驚異雖加點者亦不能無疑今衆以問翁曰曾聞班史付高僧一箇葫蘆墨本眞昨日葫蘆依樣畫不將文字問紅塵衆知是謊相與大笑

僧曰昨於千人石見龍子與尺木長短句曰千人石兮七里塘波一凹兮園祠堂祠堂不靈詩不著白公不作坡公死五十三級紅闌干四百八十塔影寒風篁送韻仙列屋竹影蘸鬟鬟盡綵錦雲入市霧亦橫霜墨輿花夢不成黃鶴一去一千載飛錫擲來空碧

外同人問龍子何人僧曰劍池下老龍也老龍波底聞伏而不動尺木分欲雨不雨空天雲翻身直入珊瑚墅長爪畫地毫無水怒起一躍不知處寒翠一輪明月起窗光到水薄於紙

十月十一日夢有仙翁隨侍之老僕名尺葉者亦能詩曰强半詩從鶴背成橫塘東去及殘更人如出世三尊佛月送看山萬里行白傅相招留刼火孫登長嘯作寒聲平生與橘奴同號隨得彭籛老此生

又夢仙翁至曰遠香來我有詩贈你立見聳身白玉臺鳳凰池上任徘徊文章爛漫籬邊菊品格芬芳嶺上梅日下風雲驚閬苑會中殿閣憶蓬萊從來仕宦皆如海我勸周君得意回

十月十五夜夢尺葉至云有和仙翁題寒翠所疊韻古風請教諸君曰山塘熱鬧桃花山塘冷烘唐花桃花唐花因人熱仙人見之傷年華旁有老僧拍手笑不如常看瞿曇華山前秋水去山後秋草沒長橋直踏白傅家秋水復秋草黃葉成人家照得眞娘脂粉活古月一夜山之义足跡一涉詩一首白傅閒之手不义忘却老奴守寒翠鼻涕一尺垂髻了霜花一羣乾鵲去小巢陡落古樹了弟子齋肅剪去銀花明日一仙一佛到一詩擲地成歲華先教黃鶴出門去後招青鳳闌一家弟子都入睡鄉久其一讀書指一义老龍吐涎結古篆蠟鳳下淚成紅了

仙翁至有人問其卜壤佳否翁曰看彼北流流於南陬芳草二點

眠此牧牛牧牛之所賓兆公侯古人有語狐枕首邱
又有徽人問終身翁曰古稱新安大好山水棄之出門騎鶴人墅利少囊短其清如此北山之北兄弟行欲往從之湘水黃從之何如手不揚膠附漆兮錫合餹老子知足金玉滿堂
十月十九夜夢仙翁至同人呈文翁曰舊作耶新製耶曰近作翁曰明年歲試不比錄科場規諸君皆須用功我且出題論語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孟子歲一字某人某人要題否曰要曰不得其聲至無量其猶正牆面至禮云禮云詩水港小橋多得吳字孤雲雁帶來得孤字皆五言八韻擬庾子山春賦擬徐孝穆鴛鴦賦皆不限韻

又與諸人詩曰昨宵江上踏殘陽紅葉中間雁數行人世須拳畫日筆生涯休問鬱金堂醉鄉踪跡閒雲似香火因緣倩客忙偷得梅花春小小羅浮一醉且千觴

十一月初七夜夢尺葉至同人問仙翁何久不至曰與老僧雲游不知何往有詩寄與諸君曰聽到姑蘇夜半鐘迢迢漏永露華濃新詩未遂三生約舊雨相違一笑逢學業雞窗成畫虎功名雁塔許從龍爲予寄語青雲客家住蓬萊第幾峯

十一月十五夜夢仙翁至曰文來文來同人呈其猶正牆面一篇曰佳則佳矣但上鈎下挽須濃艷　又同人呈歲一篇曰前文極意爲之未能沉浸濃郁此篇大如作手未免少些說話明年歲試

必須如此　某人文何在對以數日抱病翁笑曰明年歲試亦稱病否要用功至囑　同人某問宗師月課題季文子三思一節如何作法曰重再字三字亦不可忽畧又問以易經作主以重離習坎作襯可乎曰襯可易經作主不必

十一月二十夜夢仙翁至與遠香詩曰笑汝腰支軟西風染鬢塵藥囊同席捲書帶與花勻久別人如月深宵海眩銀何當歸小閣襆被夢黃紳子文何在呈月課一篇曰鏗鏘戛玉陳言之務去有意爲冠軍之作必能如願以償經解典核切據詩工穩賦雅而有致

同人呈功過格翁題曰至人任太古心地盎絲棼庸人反厥性功

過尤紛紛啀哉袁了凡立格旁行明忽如上中下古今人表許吾
願立學者耳聽而心聽萬事入吾手一一如浮雲
十二月十五日夢仙翁至題瓶供臘梅曰分得瑤臺請牒長半枝
倔強欲凌霜黃金有色原相重紅豆爲鄰别有香一笑故人皆竊
袂十分寒骨不顧唐膽瓶清供誰相守獨對雲中古鶴翔
又云有昨登金山絕句曰當年花看曲江城惜少鬆頭起一鳴今
日上山眞絕跡滿身金碧踏空行　尺棐云昨隨主人登金焦亦
自漫成一律與諸君一哂曰登高極目豁胸襟遙憶崑崙萬丈岑
月色斜迎師弟步濤聲吼亂主賓吟共談此際金陵古最恨當初
鐵鎖沈控鶴歸來天欲曉未知衣溼露濃侵

仙翁又有登天台一絕曰一枝鸞拂倚金仙尋遍天台十洞天三
雨枯僧逢著處亂拋紅葉說寒禪

翁曰二月因緣員云有雅歲巳暮矣百事闌珊方相出巡門神冷
落滿房寒翠盡得春光紅豆啄殘臘梅飽放諸君心事同此茫茫
待得開年元辰初吉椒花一頌屠蘇一盤粲粲弟子彩彩衣服別
有佳談以永終日今當遠歸腰脚未健窗前明月只此一回且勿
秉燭尺木行矣粲粲諸君勉旃勉旃

正月初一夜夢仙翁至曰半月相違巳隔年趨承香火敬依然登
盤新菓鮮且潔銀燭紅燈再結緣又曰爆竹聲中一歲除新年景
象想當初千家酒獻椒花頌萬里人投雁足書化鶴登仙還就列

懸羊辟盜且安居 稿遺拾兩句

有咏雪裏梅花曰雪裏青山分外明梅花冒冷韻尤淸曾騎鶴背于村訪却聽雞聲一夢驚醒盡芳園疑玉綻春歸古岸忽枝橫端相終遜三分白笑倩寒香漫與爭

正月初五夜夢尺葉至曰大風吹我襟浩氣却魔侵一曲高山奏獨彈古調琴子期長没世誰爲我知音慷慨悲歌際胷中感古今何如寒翠所諸客共談心不飲黃花酒還成白雪吟驚看人醉舞愁聽響寒砧去日花明樹歸來月滿林新詩成百首何怕夜更深主人須於元宵來令我道達

正月十五夜夢仙翁至曰有一謎走馬兒看花乘龍兮駕雲跳獅

子兮採茶入貢獻今八仙乘槎打一字同人擬議未定翁笑曰諸子未看燈否是燈字也

正月十九夜夢尺葉至曰昨在蓬萊見衆仙唱和我記三絕述之曰拍馬湖山第一峯春光蓬勃畫圖中濤頭幾曲胥江上猶是當年逐浪風又曰亭亭石竹匝山家門對青山一徑斜海上蜻蜓牽客至雲衣散落鶴翎華又曰萬里長風擁紫閬盤空獨立羽衣單自從元日蓬萊去三素雲中世界看

二月初一夜夢仙翁至曰君等亦思及年光耶昨日春風已過十之三矣歲試在即如何如何我與諸子談考事舉頭原是卯金刀一笑長鉤去釣鰲今日鴛鴦新樣在牛神蛇鬼莫心勞

我與某詩一笑維摩小病來弱支無力上强臺須知妙筆空空在
折取瓊枝撒手回問龍骨牡蠣可服否曰龍骨少減可切勿多求
方藥心田便是丹田凡草原非瑤草養病先須養靜求方豈得仙
方又問鹿角膠可服否曰果然藥店出飛龍瑤草琪花處處逢勿
藥君家原有喜何須捕鹿過高峯
梅花正開泉請詩翁曰只有一句石牀埽雪夜無痕佳否泉請續
完全首曰諸子得隴望蜀可加一句老鶴守寒春有夢呵呵
二月十二夜夢仙翁至曰五月之緣盡於此矣特來一別泉請留
續後緣翁曰諸子尙有顧戀之意耶夫寒翠所者乃張墅口氏之
書齋也口氏世居洞庭西山與余同郡同縣又有親焉去年秋遠

香周子得游仙枕與過往神仙唱和詩句予適往東海過之一時游戲涉足於玆爲題其額又益之以詩結五月之緣焉因思寒翠所之景雖無茂林修竹可比蘭亭又非酒力茶烟可追黃岡竹樓之雅然當曉旭初昇光動窗几雞聲咿喔小鳥啁嘈此晨初之景也披衣晏起推窗四望花影已移藥欄風暖此午時之景也夕陽半榻水光連天人語隔溪樹影在地此晚來之景也犬聲相聞酒客列座松窗茶沸衣惹爐香此夜靜之景也一日之景不同抑知四時之景更不同若夫春草池塘夢尋惠連之句水田白鷺人行輞川之圖秋聲作賦不減六一風流踏雪尋梅豈讓襄陽佳興哉四時之景不同而吾樂亦無窮也況諸子皆賢又誠敬若此我愛

其景喜其靜宇宙閒福地若此者何可多得哉我所以眷戀至於
五月之久亘有以也茲無以辭主人之請聊書此以謝

春水船如天上坐 得船字

拍堤紅雨暗無邊新漲南塘綠一川春到人閒隨逝水客如天
上泛輕船劃開山額層層樹穩坐湖頭活活煙黃雀風和頻放
棹石磯潮滿聽鳴榔插花四壁添供養讀畫中央位靜便波灑
空靑迷鶴夢窗含虛白落鷗前影如橫漢瞻躔七遠抵乘槎鑒
大千玉宇瓊樓聊放眼珠簾繡柱記當年高捫宮闕長安近倒
浸琉璃世界全湘簟拂霞侵几潤布帆挾日瀉濤圓滴身螺翠
吟髯冷對面虹橋艤尾穿曲曲村流江勢抱同舟還憶紫霄仙

又錄彥緗迓香姪試帖自鋤明月種梅花題後遠香題詩

寒香一口薄神仙勝讀南華秋水篇京洛九家吟未到歲寒三友畫同傳從教老輩驚才子合有前身住月天我亦梅花耽癖者瑤臺慚愧姓名鐫

老鬼談話

有王老鬼者忘其名里人以言之非眞者曰鬼話王多鬼話故共呼之爲老鬼其言殊動聽士庶咸樂聞之一日邑侯集紳士涖鄉約所講論古今事理以訓鄉人適老鬼在近設攤生理抵掌而談鄉人赴之者眾鄉約所反寥寥焉余忿其惑眾然不禁談唱淫詞無與禁止姑錄其謊惑庸眾者於左爲妄言妄聽之戒

一謂于忠肅少時有鬼持扇乞題大造乾坤手等句
一謂夏忠靖治水夜有黑衣神攜美女乞詩以鎮蛟龍
一謂韓宗伯裘少與人賭膽夜宿枯廟飲五通酒懷其金盃
一謂王十朋一生是水底黃龍一夢老僧乞書貢金山契免禍
一謂龜山足有鐵索鎖水怪巫支祁於井中
一謂帝王所霸之地曾有天子氣預見於是
一謂某地有龍穴得葬主子孫大貴
一謂王公卿相幼時先有異人識其相貌非常
一謂人足底生黑痣主大貴
一謂遇仙佛得丹丸服之獲上壽

一謂仙能點化冥頑佛能超拔地獄

一謂仙佛降龍伏虎斬鬼驅妖

一謂女墮懸崖食仙果經年身輕能飛

一謂人深山別有世界出則世事已更

一謂颶洋流落海島遇高僧得度

一謂入深山偶見舊時有人居遺跡謂是仙蹤

一謂石洞中通別地人點燭一枝可行過百餘里路

一謂人至窮洋海島獲寶物回

一謂四海各有龍王多藏寶物

一謂洋中巨魚巨蟹如山

一謂得聚寶盆能以少變多

一謂人在海島與猩猩生子忽得伴登舟猩猩挈子並投於海

一謂多士赴試有在途調護病者彼感其意出關節與之獲儁

一謂春會秋鄉先有人夢見天榜

一謂幹功名求財利得關帝廟籤與祈夢甚靈應

一謂達官顯秩是高僧轉世

一謂胡賈見人家一物識爲寶許重價

一謂得古鑑少蓋偶沈於河撈之則與蓋並獲

一謂名醫昏夜慢與人藥適符其症而愈

一謂有女遺水附箱惡少取箱沈女後成婚不肯與爲夫婦

一謂人至三十歲生三十子

一謂劍仙武藝通神

一謂熊入城主火

一謂坐功服氣透過元關神能出舍死則玉柱雙垂

一謂得太陰鍊形之術死屍不腐遭發掘

一謂少年之身體被老態者易去云是奪舍

一謂李淳風著推背圖預知唐宋兩代事

一謂治河修隄出一碑上有讖語適合時事

一謂隣阻拆屋度歲得拆出一尺上寫支干合新正歲次

一謂術士決事觸帝王怒問其壽曰正在此時因殺之成其名

一謂災變將至有異人期以石獅眼出血蟄蜓受人紿適驗

一謂善卜者卜有仙人來乃人攜純陽書像至自愧其術不精

一謂論命者挨年定人一生富貴及後以小驗大以大驗小

一謂天上有宮闕天門月中有仙娥桂子

一謂閻王斷獄公平各鬼照善惡輪迴六道

一謂人爲陰司官吏入冥辦事

一謂人夢至陰司見已之食料尙多知不即死

一謂陰司勾攝有悞令送還陽或借他人屍復生

一謂人再生得記前因歷歷可據

一謂人死遇其鬼於他方以死爲屍解

一謂人淨眼能見鬼或繪鬼趣圖

一謂巫覡能見人家鬼如何情狀以合時事吉凶

一謂鬼求金剛經許之得藉脫苦來謝

一謂酆都縣人鬼雜處山上有陰陽界

一謂人趕路投宿妖鬼之家

一謂疫鬼奉天使行瘟疫

一謂偷兒夜竊人室見縊鬼討替因爲號救

一謂夢美婦相招戒不往醒見毋免生多子一死因其不往也

一謂人將死而神魂先已出舍

一謂婦屍產子棺中鬼出求食投紙錢於水而浮

一謂穩婆昏夜收生巨室出視乃一古墓得謝則冥資也
一謂殭屍追人走屍攖人縊鬼溺鬼討替迷人
一謂嫁娶有花粉煞
一謂積棺枯廟殭屍男婦自爲配合
一謂殭屍夜出置易經棺上曉回不能復入
一謂貴官幼時落難有鬼神呼伴護持之
一謂靜夜窺見隔壁鬼出見
一謂人夜宿荒塚聞鬼囑蛇虺勿相犯
一謂靜夜聞馬羣在櫪對訴苦情
一謂人夢游蟻穴爲之宰輔

一謂廟中神像夜出爲祟

一謂墳上石馬食田禾

一謂人死回煞如何可怕

一謂婚姻犯披麻煞幸得貴人爲解

一謂龍虎山正乙眞人府役使神將

一謂正乙眞人以鹽盛水火以示靈驗

一謂正乙眞人祈雨靈驗一切術士祈雨靈驗

一謂茅山道士與正乙眞人鬬法

一謂法官能役使神將拿妖

一謂法官拿妖訊知前有冤譴不能爲治

一謂練術者能發掌心雷呼風喚雨撒豆成兵

一謂進香者遺金玉之物於神座回家剖雞魚得之

一謂虔誠進香心嫌香燭不及點到回家香燭已還於龕上

一謂妖狐妖鬼與人爲夫婦

一謂妖狐幻同一人莫辨眞假

一謂妖狐取精成內丹

一謂夜叉變美婦食人

一謂妖物附至聖神位與貴人身體以避雷劫

一謂人善鳥鎗弓箭助雷誅妖物

一謂婦人與人要約行蠱於腹失信則蠱發而死

一謂妖術贅婿覥醜妻爲美名罟人洞

一謂妖術以女招婚登牀不可近去其魇制乃得偶因偕逃

一謂龍恃明珠若印劍偶以珠與人後遭攝取

一謂有老蚌素匿深淵忽龍來攫去其珠遺殼大幾許焉

一謂大蜈蚣大蛣蛛腹生明珠

一謂將巨魚巨鼈放生後獲其報

一謂山行惧人蛇腹勉力得出皮肉已腐愈而額骨露一塊

一謂人問壽於乩判以明懷宗末歲三月十七日死

一謂人家兒女殀亡稱爲索債力証前因

一謂得人形何首烏服之成仙

老鬼所言何可悉記余不過畧舉約百事書之於壁以爲戒耳一日有下士來訪頓生辯論余以爲謊者彼皆以爲眞至意氣相加拉余向神廟決是非過茶坊曰此內懸關帝畫軸即其前一卜甚便入見武夫子面貌威嚴侍者努目持刀可畏乃軸旁更有免開尊口四大字下士駭懼不敢前余即而視之尚有若要賒欠四字適爲軸所遮也不覺失笑然可見老鬼爲神明所怒聊示其概于此矣人之好聽鬼話者豈竟無冥冥之懼耶